黄宗德，17岁入伍投身革命，先后参加渡江战役、江西剿匪、抗美援朝战争，在多场战役战斗中冲锋在前、屡立战功，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，是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。

2024年9月29日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，习近平主席为黄宗德颁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

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

■郑茂琦 梁 捷

黄宗德近影。 **靳宪彬**摄

黄宗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留影。

见到黄宗德老人，是在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一幢老旧的红色小楼里。黄老讲述的故事，一字一句敲击在心上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革命历史是英雄用鲜血写就的。黄老讲着讲着，忽然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睛里含着泪水说：“我又梦见他们了，他们还是那么年轻，我在梦里给他们讲，咱们的祖国强大了！谁也不敢随便欺负咱们了！他们高兴极了……”

“过去的事怎么也忘不了，现在的事倒记不住。”黄老今年93岁，70多年过去了，他从来没有忘记牺牲战友的名字，他的记忆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

黄老的眼里盛满故事，脸上布满风霜。他用力挺直身子坐在那里，目光和煦，脸膛红润润的，茂密的头发只在发间轻轻点染了几笔银色。他穿着一身朴素挺括的绿呢子军装，胸前的勋章保存得十分完好，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褪色。讲到开心处，黄老的手不自觉地抓挠一下头发，露出腼腆慈祥的笑容。

如果不是胸前佩戴的勋章，可能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英雄——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，黄宗德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

★黄老和他的战友们是真正的国家脊梁

拜访黄老之前，我们首先采访了干休所的同志。因为黄老离休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干休所里，所以他们与黄老朝夕相处，一提起黄老就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故事。最先把我们带入那段历史岁月的，是所长庞金喜的讲述。

庞金喜调到干休所才一年多光景，对黄老却有着很深的感情。他告诉我们，黄老和他的战友们是像邱少云一样的英雄。

庞金喜上任后不久，因为上级要统计所里老同志的立功情况，他第一次到黄老家里家访。那天，黄老从箱子里拿出军功章和立功证书整齐地摆在桌子上，然后拉着他的手叮嘱说：“咱们干任何事都要按规章制度，遵守纪律……”这番话让庞金喜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正说话的工夫，黄老的老伴王锦华从厨房伸出头来说：“你都离休多少年了，还教育人。”

庞金喜忙对王阿姨说，他早就听说黄老是战斗英雄，想请黄老讲一讲过去的战斗故事。

庞金喜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，黄老深情地注视着封存多年的军功章，仿佛陷入了回忆。过了许久，他讲述起抗美援朝时在注字洞南山挖屯兵坑的故事，记忆之门如同被一把钥匙缓缓打开……

当时，黄宗德是志愿军第24军74师220团2营5连6班班长，带领全班潜伏在距敌70余米的山脚下一个小土包后，进行近迫作业，任务是拔除5号阵地敌前哨。

那几天夜里，天空镶满了小星斗。借着这点点星光，他们轻轻地把铁锹掘进泥土里，生怕铁锹磕到石头发出一丁点响声。遇到大片的沙石，战士们干脆用手挖，手出血了，指甲被坚硬的石块掀掉了，血渗进了泥土，他们仍坚持着。

白天，大家就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。当时正值夏季，潮湿闷热，每一寸肌肤都像被一层无形的湿布包裹着，呼吸间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黏腻感。战士们为了不被敌人发现，蚊虫叮咬也不敢乱动，想咳嗽就紧咬舌头，闷哼几下不出声。

全身的衣服终日被汗水和雨水浸透着，战士们身上很快就捂出了脓疮。大家饿了舔一口背包里被雨水泡得酸臭的炒面，渴了就低头嘬一口泥坑里的积水，不久全班都拉起了肚子，体力大大下降。但战士们全都自觉严守纪律，无一人叫苦。整整7天7夜，他们才挖成20多个小屯兵坑，可供一个排作冲击出发地域……

黄老轻轻抬起右手，向庞金喜比画着“7”，手臂上那条条青筋，有力地向外鼓胀着。

那一瞬间，庞金喜怔怔地望着黄老。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苦难才磨砺出这般惊人的毅力。

庞金喜翻开了一张二等功立功证书，表彰的是黄老在1963年天津地区防汛抗洪中的突出表现，他扯着黄老的衣袖询问其中的故事。

言语中，黄老眼前又飘落当年那场大雨。那些天，河北省南部和中部连降暴雨，一波波洪峰接踵而至。

那一年，黄宗德32岁，早已经提干了，是组织股的一名干事，奉命在一个连队蹲点。接到抗洪命令后，他迅速带队冲上河堤。秋风阵起，洼淀上掀起一排排激浪，不停地拍打着堤岸。据当时报纸记录，最大风力达到八级。堵堤的泥沙一投进去，就被浪涛冲走，险情迭出。

黄宗德想都没想，就第一个跳进水里，紧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战士们一个个跟着跳了下去。大家拉着绳子，用身体围堵洪水，一道绿色“堤坝”立在水里犹如铜墙铁壁……五六个小时过去，风力变小了，水流不急了，大坝守住了！

这时，王阿姨从屋里出来，指着黄老说：“他当时都不会水。”

庞所长听到这里，吃惊地问黄老：“您当时怕不怕？”黄老把手一挥，坚定地回了一句：“冲锋的时候啥都不想。”

接着，王阿姨也打开话匣子，讲起了难忘的往事。王阿姨告诉庞金喜，老头子退休前心里全是打仗，眼里都是工作，根本不顾家。她生了3个孩子，孩子们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。尤其是生老二时，要不是半路上遇到一位战友和他的家属，把她搀扶回家，孩子就生在大马路上了。最后，孩子虽然没生在路上，但也没生在医院，是在家里出生的……

起初，黄老听到王阿姨讲起这些往事，只是笑嘻嘻的，但后来见老伴说得掉起了眼泪，他的脸色也渐渐凝重起来，伸出手紧紧握住了老伴的手。

庞金喜回到办公楼，心里一直被黄老的故事感动着。他盯着墙上挂着的英模画像，心里猛地一颤，想起了视纪律重于生命、为不暴露潜伏部队、强忍烈火焚身之痛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。同样都是潜伏，黄老和战友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坚持了7天7夜，用手挖出了冲锋战壕；同样是生死考验，黄老和战友们坚决执行命令，以血肉之躯挡住了肆虐的洪魔，守住了大坝。黄老和他的战友们是真正的国家脊梁！

★这些记忆不仅属于个人，也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

我们在采访中，接触到的关于黄宗德最全面的资料，是干休所政委孟玮为每一位老同志制作的一册“红色档案”。她说，他们是在抢救一段即将逝去的历史，这些记忆不仅属于个人，也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。

孟玮第一次听黄老讲战斗故事是在2019年夏天。那天，空气中没有一丝风。大家坐在院中小凉亭里，穿着短袖都热得汗流浃背，可黄老却坚持穿着长袖军装，胸前挂满了军功章，脖子上也挂上了几枚沉甸甸的奖章。

孟玮劝黄老换件衣服，黄老却说：“只要我身体允许，我就穿着军装讲，这样才有军人的样子。”

阳光透过凉亭上方细碎的枝叶，落在那一枚枚军功章上，金光熠熠，光芒四射。战士们好奇地央求黄老讲讲军功章背后的故事。黄老的脸上洋溢着奕奕神采，缓缓讲述起那场永远不会忘记的战斗——

1953年7月，黄宗德所在连队奉命攻打上九井西山。一天夜幕降临后，轰隆隆的炮声打破了上九井西山的宁静。敌人阵地上腾起团团烟雾，“嗒嗒嗒”的轻重机枪声响彻夜空。炮火延伸时，嘹亮的军号声响起，黄宗德带领战士们迫不及待地冲出壕沟。

敌人机枪的子弹从暗堡射出，呈交叉状牢牢封锁了前进道路。黄宗德果断改变预定路线，带领战士们沿着一条新发现的小路，奔向敌前沿阵地。高低起伏的山坡上，敌人设置了一道道铁丝网，拦住了前进的道路。由于爆破手在之前战斗中已经牺牲，黄宗德指挥全班强行越过6道铁丝网，战士们裤子被划破，腿上鲜血直流。

第7道铁丝网设在较陡的山坡上，横向延伸，难以越过。新战士蒲中华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，挥动铁锹去砍桩上的铁丝网，砍了几次都砍不断，便将身体趴在铁丝网上，大声说：“班长，班长，从我身上过吧！”

讲到这里，黄老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蓦地，黄老呜咽起来，颤颤巍巍地抬起胳膊擦拭着眼角的泪水。孟玮的心揪了起来，她走过去蹲在黄老膝前，轻轻握住他那双苍老干瘦的手，却感到那松弛的皮肤下面，有一种非常刚硬的力量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孟玮意识到，那是蕴藏在骨头里的力量。

战友的牺牲使黄宗德燃起满腔怒火。他冲在前面，打掉敌前沿地堡，并扔出手榴弹消灭了两名逃跑的敌人。全班共打掉敌人5个地堡、3个掩蔽部，全歼敌1个加强班，攻占了敌前哨阵地。这时，主峰上敌火力疯狂地向我主攻分队射击，子弹“嗖嗖嗖”像蝗虫一样在天空乱窜。看着战友一个个倒在冲锋的路上，黄宗德立即将全班所剩5个人编为两个战斗小组，分左右两路向主峰进攻。随着几声剧烈的爆炸声，呛鼻的硝烟扑面而来，他们卧倒在土坡上的身体被震得直抖，身上落了一层泥土。炮火稍稍停歇，他们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抖落身上厚厚的土，怒吼着继续向前冲去。黄宗德也负了伤，可他全无察觉，用尽力气掷出一枚枚手榴弹，随着轰隆隆的巨响，敌人的核心工事被掀上了半空，黄宗德和兄弟分队一道攻上了主峰。

“在战场上，怕死是打不了胜仗的，子弹专门找怕死的人。”黄老讲述完上九井西山战斗的往事，良久，他还沉浸在失去战友与取得胜利百感交集的情绪中。

多年前，孟玮还未调入干休所，便听说所里有一名战斗英雄。入职后第一次翻阅老干部档案，她才知道这位单枪匹马俘虏了22名敌人的志愿军战士，就是黄宗德。那一年，黄宗德22岁。

攻占上九井西山的第二天拂晓，黄宗德与战友们继续搜索残敌。当他搜索到一个坑道口时，突然被飞出的几发子弹打穿了帽子。当确定坑道里不止一个敌人时，黄宗德用刚学的朝鲜语对着坑道口喊：“投降吧！志愿军优待俘虏！缴枪不杀！”话音未落，一串子弹从坑道口射了出来。黄宗德继续喊话。坑道里没有动静，片刻又一串子弹密集地射了出来。黄宗德想给予还击，但枪已经坏了，手榴弹也没有了。就在退回去找战友的路上，他发现一名牺牲战友的身上有一包8公斤的炸药包和6颗手榴弹，便取了炸药包和手榴弹折回坑道口。他将3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扔进坑道口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坑道口被炸塌了，露出一个脸盆大的洞。炸药包里掺和着辣子面和石灰粉，只听坑道里咳嗽声不断，呛得敌人乱作一团。

黄宗德灵机一动，大声喊话，假装着向战友布置围攻任务。敌人的意志被彻底摧垮，在坑道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：“老乡，缴枪啦！老乡，缴枪啦！”答话的人先爬出洞口，一手用帽子捂着嘴和鼻子，一手举着表示投降。黄宗德站在洞口边，用早已打不响的枪顶着他。接着，一件件武器从洞口抛了出来，敌人双手抱着头陆续钻出坑道，脸朝西，挨个儿向前站成一队。黄宗德数了数，共22人，其中有军官4人，当场还缴获各种枪24支、报话机两台。

70多年前的那一幕幕情景，已化作他漫漫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。讲述的过程中，黄老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眼睛里依旧闪烁着坚定的光。他一边比画端着枪的姿势，一边熟练地喊出了一串朝鲜语。

时间过去了5年，但所里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记得，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黄老挺直脊背铿锵有力地讲述着那一段浸染着战火硝烟的故事，阵阵热烈的掌声在凉亭里久久回荡。

★战场之外的他不懂变通，一点儿也不“灵活”

寻访黄老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位90多岁的老人。老人名叫鹿生法，与黄老相识70多年，是黄老在第24军的老战友，后来还一起搭过班子。聊起黄宗德，鹿老打开了话匣子。

黄老作为战斗员，在战场上机智勇敢，心思特别活络，多次荣立战功。而战场之外的他不懂变通，一点儿也不“灵活”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黄宗德担任第24军某团政委。当时要求干部下连蹲点，从团长、政委到普通干部，不找车接送，一律自己背着背包下连队，且真正做到与战士同吃同住。团首长第一天到连队，炊事班做了一锅鸡汤面，被黄宗德狠狠批评了一顿。还有一次开饭前，炊事员顺手拔了一小把绿油油的小葱端上了桌。黄宗德皱着眉头问，战士们有没有，他们没有，我也不吃。炊事员知道政委的脾气，每一次上级来团里检查，黄政委都严格按照规定办事，不搞特殊接待，最后他只得红着脸承认错误，端走了小葱。

黄宗德任师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期间，对下属要求也极为严格。一次，炮团领导想用团里的福利费为干部买几床毛毯，在费用不够的情况下，便动用了第二年的部分福利费，结果被黄宗德认定为违规操作，上报至师里处理。有人觉得他小题大做，太过苛刻。时任师长便是鹿生法，他坚定地站在黄宗德一边，按规定作出了处理。

黄宗德对家人要求同样严格，从不开“后门”。在部队当兵的儿子黄毅没有通过提干考试，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让他找找关系，黄宗德一连几天一声不吭。鹿生法替他着急，询问他的意见时，黄宗德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作为一个老党员，咱不做违规的事。别人怎么做我管不着，但是我不干。”就这样，黄老唯一的儿子转了志愿兵，后来转业到地方一个普通岗位上。

鹿老的语气里似乎有些遗憾，但随后眼睛里又流露出敬佩的神情：“黄宗德是我们这批兵里最早入党的，从当兵起他就是模范党员，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。”

离休后，几位老战友结伴回去探望老部队。昔日的老部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临走时还准备了一点纪念品。黄宗德坚持不收，还悄悄去了炊事班要求交伙食费，被婉拒后，他生气地把钱往桌子上一拍，说：“毛主席、周总理到部队还交伙食费呢，我怎么能不交？”

故事讲完后，鹿老双目炯炯地望着我们，颤抖着声音低沉而又笃定地说：“黄宗德同志有功不居、有功不傲，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一个个故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，离开鹿老家的时候，黄老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渐渐清晰并丰满起来。

★在他身上，我们触摸到了一条共和国历史血脉的藤和精神的根

连续几日秋雨过后，天气终于放晴。阳光穿透薄雾，温情地洒在翠绿的海河上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如愿见到了黄宗德老人。

令我们吃惊的是，他家里的电视机又小又旧，用的全是几十年前打制的桌椅沙发，一切都显得朴实无华。

那天，黄老一开始先讲起自己小时候的事。他是一个生在乱世的孩子，也是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。从他讲述的片段中，我们了解到，黄老小时候家里有8口人，仅4亩地，因为贫困他只上了两年小学。十二三岁的时候，父亲生病了，他就去给人家“扛长工”，为了有口饭吃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从早干到晚，再苦再累，也要咬牙干下去。

表姐夫是乡里的共产党员，看黄宗德机灵就让他做通信员。他目睹表姐夫这些共产党人为了穷人吃饱饭干革命的事迹，那牺牲奉献的一幕幕画面，在少年黄宗德心里种下了一颗孕育理想信念的种子。1948年，解放战争正吃紧的时候，他就当兵去了。

提到这段历史，黄老说：“我那时很瘦，征兵时人家说，你这体格能当兵吗？我说，家里贫穷，饿的。果然，当了兵以后，能吃饱肚子，身体蹿高了不少。穿上军装后，什么苦什么累我都不害怕，只感觉到幸福。没有共产党，不参加解放军，我早就死了，饿也饿死了。”

参加解放军的黄宗德，第二年就因为在战场上抓获了3个俘虏，立了三等功，还入了党。当初那颗种子，在春风细雨中生根发芽，在战火考验中茁壮成长，慢慢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。今年，黄老已经75年的党龄，和共和国同岁。

王阿姨给我们翻出黄老年轻时的照片，只见他眉目清秀，风姿英俊，充满了朝气。“当初跑到沧州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都没见过他本人，是亲戚介绍的，只互相捎了一张照片。那时候战争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朝鲜没有回国，我们就一直书信交流。”阿姨笑着说，“他是志愿军战士，人肯定好，我看了照片，也不缺胳膊少腿，我就去跟他结婚了。”黄老在一旁听着，脸上也露出笑意。

当黄老看到几十年前在朝鲜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一张留影时，他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，缓缓伸出手，给我们掰着手指头算：“我很多战友都长眠在这儿了，我的老连长江富春、副连长曹树云，我的老乡，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书乾……”

老人的手颤抖着，声音也哽咽了……我们忽然感觉到，他的一生都沉浸在对已远去的战友的缅怀、追忆及思念之中。这些记忆在黄老心里也是一种创伤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只要回忆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就犹如旧伤复发，心底会隐隐作痛。但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记忆，他坚持要讲完这些名字。每听到一个名字，我们的心也跟着疼起来。

“和他们的贡献相比，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！”老人最后嗫嚅着说。

秋风渐凉，吹皱了海河的水面，却吹不断我们缠绕的思绪。走出黄老家，我们站在楼下，仿佛伫立在这历史最深情的地带，凝望，复凝望。凝望一个战争年代革命军人的肖像，一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。在他身上，我们触摸到了一条共和国历史血脉的藤和精神的根。

那些伟岸的身影虽然渐渐远去，却成为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。那一个个烈士的名字，在我们心头一阵阵撞击。

（**张志强**参与采访）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相关视频

人物纪实

长征

第6249期